

●厚艳芬

《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首辑评介

ABSTRACT Five titles of rare books known through out the country and oversea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Old Edition Serial, First Part" published by the China National Microfilming Centre for Library Resources. This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SUBJECT TERMS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Edition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 Editions-Reviews

CLASS NUMBER G256.22

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刚一问世，时人便“争相誉录，以便观览”（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士大夫以至舆台，莫不人手一篇”（吴活尧《两晋演义序》）。有明一代，《三国志演义》一书频繁刊刻，仅目前所知，存于海内外的刻本就达30多种，而实际刊本恐远不止此数。万历二十年（1592），余象斗即称，“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三国辨》）。明刊本《三国志演义》多为坊刻，虽各自标榜据“古本”而“校正”，但文字多讹夺，情节亦屡舛互，多改罗氏原著之面目。不过，刊刻终不是重新编撰，不似清初毛宗岗本对原著之修改，诸多明刊本仍不失为研究原著的基本依据。事实上，要进一步探索原稿的初始面目，挖掘《三国志演义》这部文学名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诸明刻本及清初覆明本进行认真细致的比勘与稽酌，辨别文字及细节的是非真伪，是研究工作十分重要的一环，只是许多重要刻本流散于世界各地，研究者殊难得见。最近，由中外专家学者联合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在陈翔华先生的主持下，精选海内外所藏罕见珍本十余种，辑成《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

陆续影印出版，藉以推动《三国志演义》以及中国小说史研究走向深入。首辑5种，已于1995年5月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想必对于研究者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现将这5种版本的大致情况简介如下。

1 双峰堂本《批评三国志传》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福建建阳书林余象斗双峰堂刻。凡20卷，去其重复，得14卷。分别藏于域外三国五处：前六卷藏日本建仁寺两足院，第七、八两卷藏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与日本建仁寺，第九、十两卷藏德国斯图加特市符腾堡州立图书馆，第十九、二十两卷藏英国伦敦博物院与日本建仁寺。

《批评三国志传》题“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书坊仰止余象斗批评，书林文台余象斗绣梓”，第七、八两卷又题“书坊仰止余世腾批评”。陈翔华先生认为，“仰止余象斗”、“文台余象斗”、“仰止余世腾”实为一人，即此书的

批评者和梓行者。对此，陈先生在该本序言中详加论证：其一，据清光绪间新安堂《书林余氏重修宗谱》载：余象斗兄弟四人，其弟名象箕、象圣、象贤。谱中虽未列象斗之字号，但由其次弟象箕字“怡台”，知“文台”乃象斗字。而《全汉志传》所题余世腾之字，亦为“文台”。其二，《批评三国志传》有《叙》，末署“仰止余象鸟謹撰”，下刊其所钤印中又有“余世腾”三字，乃为余世腾即余象鸟之确证。其三，“余象鸟”三字不见于《书林余氏重修宗谱》，当为别名，其义又与象斗有关。按，“象斗”及其弟“象箕”，俱取名于《诗·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斗、箕，指二十八星宿中的斗星和箕星。“象鸟”之“鸟”，为“日”之代称。《易·丰》又云：“日中见斗”，唐孔颖达疏：“处日中盛明之时，而斗星显而见。”象斗名取意自星斗，更名为“日”（鸟），遂作“象鸟”了。

余氏先世官建州建阳，北宋初定居于建阳书林，始由仕宦而从事刻书业。象斗约生于嘉靖三十年前，主要活动于万历间，是明代著名刻书家与小说编纂家。尽管其刻书主要出于商业目的，刻印不精，有些刊本甚至粗制滥造，但他刻印的种类繁多的杂书，尤其是通俗文学作品，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批评三国志传》便是其中之一。

在《批评三国志传》之前或与之同时，《三国志演义》的流行刊本，据有关书目著录官私刻本凡四种：即（1）经厂本《三国志通俗演义》，24本，2150叶，嘉靖间内府司礼监刻。（2）都察院本《三国志演义》，嘉靖或隆庆间刻。（3）武定板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间武定侯郭勋刻。（4）《三国志通俗演义》，204卷，刻于嘉靖十九年（1540）以前。《三国辨》记载坊刻全像本亦为四种：即郑氏宗文堂本、熊氏种德堂本、黄氏仁和堂本、刘氏爱日堂本。上述刊本基本失传，现存版本有四种：

（1）嘉靖元年（1522）序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24卷，藏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兰

州及海外多处。

（2）嘉靖二十七年（1548）序刊本《新刻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10卷，叶逢春刊，藏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

（3）万历十九年（1591）周曰校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12卷，藏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等处。

（4）万历二十年（1592）双峰堂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20卷。

《批评三国志传》是现存诸刻本中时代最近者，其内容与前三种刊本多有异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陈翔华先生将其与现存其他刊本比较后发现，《批评三国志传》文字更古朴，人物、情节与其他刊本也有差异，故而以为它也许更接近罗氏原著。如关索是《批评三国志传》中颇为活跃的人物，而嘉靖元年本则不见其人，这与宋元间关索故事的广泛流传有关，恐非刻书家所妄纂；又如开卷《祭天地桃园结义》，写十常侍专权，灵帝尝谓：“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语言俚俗，声口逼肖。嘉靖元年本则作：“这十人执掌朝纲，自此天下桃李皆出于十常侍门下，朝廷待十人如师父。”文字显然经过了润饰；此外，《批评三国志传》的段（节）目五、六、七、八言长短不一，而嘉靖元年本的段（节）目则皆为七言句，亦是经过加工的。

《批评三国志传》还是《三国志演义》研究史上最早标榜“批评”的刊本。余氏对小说中人与事进行了较多的评论，虽多为就事论事，亦缺乏理论见解与分析，但还是为后人评论《三国志演义》开了先路。

2 汤宾尹校本《三国志传》

藏于北京图书馆，全名《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20卷，240节。卷首有《目录》、《汤先生校正三国志传姓氏》和《全汉总歌》，卷内书题“江夏汤宾尹校

正”。该本上图下文，图像两旁有四字题目。正文半叶 15 行，每行 25 字，无界。由此推测，当系明代建阳书坊刻本。

汤宾尹，字嘉宾，号睡庵，别号霍林，宁国府宣城县（今安徽宣城县）人。其校本《三国志传》出版的时间，据考证应不早于 1611 年。该刊本叙事较简略，内容包含花关索故事，并插入周静轩诗。其字句与嘉靖本多有不同，但与杨闻斋本、熊冲宇种德堂本、余象斗双峰堂本、郑少垣联辉堂本、余象斗《三国志传评林》本接近，因而可校正嘉靖本的许多讹误。另，重要人物首次出场时，其姓名下往往附有双行小字，注其籍贯、家世、经历、官职及相貌。这些多录自史书，前面冠有“参考”或“发明”二字，值得注意。

3 乔山堂本《三国志传》

20 卷，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前六卷及第十八至二十卷。首卷题作“新镌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署“书林 乔山堂 桢行”（卷二、三、五、十九同）。封面有双行大字书题“镌图像三国志”，中央“刘龙田梓”四字；题上横刻“乔山堂”三字。末卷尾有木记“闽书林刘龙田梓行”，知为建阳名肆乔山堂刻。

刘龙田（1560～1625），名大易，字龙田，号炉丈，福建建阳县崇化里书林（今书坊乡）人，明代著名刻书家。

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乔山堂本《三国志传》（下称天理本），卷前有李祥《序三国志传》、《新镌全像三国志传目录》240 段、《全汉总歌》、《新镌全像三国志传君臣姓氏附录》。四周单栏，单鱼尾，版心刻“出像三国志传”。正文上图下文。图占 13 行 8 字位置，上有横题一排。文 15 行，行 25 字；图两侧各有一行顶框，33 字。封面、书尾所署梓行者与正文卷端相同，多题有“刘龙田”、“乔山堂”字样。

又有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本（下称牛津本），20 卷，仅缺卷前目录和《全汉总歌》。

与天理本相比较，一则封面迥异，当系别刻，书后木记作“闽书林笈邮斋梓行”，唯诸卷端题仍存“梓行”者刘氏乔山堂之标志；再则正文行款格式及文字与天理本俱同，只是有书板断裂拼接的痕迹，一些版面漫漶，书叶字迹也较丰肥，亦与天理本异。由此推测，天理本乃乔山堂原印本；而牛津本则是笈邮斋用乔山堂书板的重印本。

另，乔山堂本曾经李祥修订，与其他明刻本略有异同，此正可作为原著校勘与研究之参考。

4 朱鼎臣辑本《三国史传》

全名《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20 卷，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院。卷前残缺，仅存《三国志姓氏》后半以下。《三国志姓氏》末叶有“鼎足三分”字样，下绘鼎图。次叶前半全幅为桃园结义图。本文上图下文，每半叶 14 行，除首叶全为图外，第二叶以下皆首末两行无图有字，形成无图的首末两行每行 32 字，中间有图的 12 行每行 24 字。图上标小题六、七字不等。版心上题“全像三国传”、“三国传”、“三国志”、“全三国”等字样。单鱼尾下刻卷数、叶码。“旁训”以小字刻在本文右边，为人名、地名注，音释以及评语。书末半叶为晋一统图，与卷首桃园结义图呼应。

此书每卷书题颇为参差，“旁训”、“音释”、“全像”、“演义”等字样，位置前后不一。尾题、版心所题及叶中界线更是杂乱无章。又，全书字体皆为简体，但工拙悬殊。

此书卷一题“建邑梓”，中间堂名已被挖去，故仅知为建阳刊本。卷十三书“古临 冲怀 朱鼎臣辑”、“书林 梓”，卷十四又书“羊城 冲怀 朱鼎臣 编辑”、“书林 梓行”。据日本专家金文京先生推测，辑者朱鼎臣可能是一位见雇于建阳书坊、从事编辑工作的下层文人。

5 《三国志》

《三国志》，6 卷，240 段（节）。书题首卷作“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但其他各卷及板心俱刻“三国志”，故以之为题名。首有玉屏山人《三国志小引》，次为《新刻三国志目录》，又次图像二十四幅。正文半叶 15 行，行 32 字。封面黄纸，题“绣像三国志传”（中），“毛声山先生原本”（右上），“宝华楼藏板”（左下）。岑桦先生据此推断，此书虽为清初毛评本《三国志演义》通行以后宝华楼重印，但其原刻当在明末坊间。

六卷本《三国志》总目录除卷三脱漏一目外，皆为整齐划一的七言句式，文字多近嘉靖元年本，但与正文段目差异甚大。正文段目除

~~~~~  
(上接 67 页)

切尔内《情报检索理论概述》（1980）、兰开斯特《情报检索词汇规范化》（1982）；另一方面，引进结合所取得的实践成果推动了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1980 年张琪玉《情报检索语言》一书完成，提出了以检索效率为中心的观点，并开始了 IRL 在我国的正式研究、教育和普及。1987 年，该书改名《情报语言学基础》修订出版，进而将 IRL 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我国情报语言学学科建设随之起步。这不仅将我国 IRL 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就世界范围而言也是首创。

## 4 结 语

回顾中国 IRL 这些年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外成果对我国 IRL 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在这几个时期，国内的引进借鉴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从狭窄到广泛，从浅层到深入，从机械照搬到消化吸收直至开拓创新，走过了一段并不平坦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国内

末卷脱漏一目外，分别为六、七、八言句三种形式，文字与嘉靖元年本、双峰堂本《批评三国志传》皆有异同，相比之下，前者似更俚俗。又，六卷本基本情节大体与他本相差无几，但文字节略之处较多。

近年来，编辑与出版古版文献成为出版界的热门选题。事实上，这是一项繁琐甚至枯燥的文献整理工作，需要编者付出非常细致和艰苦的努力。从《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的首辑看，它再现了古版文献重新整理工作的学术价值。编委会的态度是认真的，工作也是富有成效的，愿这些为海内外学人所共知。

**厚艳芬** 1988 年杭州大学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通讯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邮码：100710。

（来稿时间：1995—07—05。编发者：刘喜申。）

IRL 研究从宏观微观、定量定性、理论实践或有偏颇发展到力求二者的平衡并重。这种日渐理性的趋势体现了我国 IRL 借鉴手段及自身发展的逐步成熟。80 年代以后 IRL 理论尤其是情报语言学学科在国内的创立发展，更体现了在引进后的结合，学习后的出新，也标志着与国外先进水平的迅速缩小。

在成果喜人的同时教训亦不少。总体而言仍是模仿照搬有余，探索创新不足。有以下几点今后须注意：（1）借鉴成果要科学客观，一分为二，既反对一切批判，以偏概全，又反对一切拿来，滥而无用。（2）对国外研究的译介要迅速及时，充分利用。（3）引进吸取要密切联系国内现状及特点，有的放矢，提高有效性。（4）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国外理论要用之于行，在实践中加深认识。对国外技术也要总结吸收。唯其如此，引进学习方可深入。

**朱丽** 1994 年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国情专业毕业。通讯地址：上海五角场，邮编：200433。  
（来稿时间：1994—12—25。编发者：黄文田。）